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會稽臧厓楊維禎廉夫著

記

建德路重修堯率寺記

寺在郡治西二百步按圖志建於唐神龍初名中興景龍元年改龍興開元中改開元宋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名人呼陳尊宿道場者唐末有僧道明居之一時緇素居重加性尊宿太守陳揆師尊之事見傳燈宋南渡紹興五年虜宿兵于寺寺燬十七年郡守蘇公簡至天申節齋禱歲必出郊詣烏龍寺昕夕靡便遂呼寺僧祖照者經畫土木事十九年寺復興事見龍圖學士羅汝楫記距今幾二百年幸脫寇燹而妄庸者居之視逆旅舍不翅支房別院盡花草莽惟大佛殿與宿鐘之樓僅支風雨

至正十五年鳳山僧真如師來主寺席嘆曰予不遇蘇使君五
百年尊宿道場其過遂廢已乎力以起廢為已任坐役遠近大
家善散其宿居以相吾成績經始是年之冬越二年春告成大
殿鐘樓因舊之外山門兩廡法堂戒壇與夫庖庫園漏皆出鼎
建莊嚴三佛大像僊侍者六湧壁金翠供張之具一一完整師
介予文童原謁文為記予方悼世梗化者伏尸至數十百里割
膾醢肉餒鴟鴞狗鼠者皆基於衆生一念之烈師以梵化行三
吳吳人爭歸之貧者投力巧者投技貴富者投金粟土木之輸
盡良材密石金碧之區遂為一方冠可為師之化利能也而又
有大者為吾聞法王妙利延彼有情不嚴而威不疾而速我朝
所以殖西教配黌廟也遲誥其効於必世百年之久而未得也
何師能以大法王力圓融一切法性成就一切福德消惡氛於

江表除青癘於海濼使萬年皇圖有以繫中興治統非徒以梵
率之龍光亦師之道有以振本教矣師聞言曰善哉大哉請勒
諸石以為記師名儒■氏子自幼讀書神解過人長從五結山
佛曰禪師講道要禪師每屈且嘆曰吾道東矣繫之偈曰

佛現諸王身	身住百佛刹	建無萬化利	普遍河沙界
悟此化利者	是為大知識	一念生豺狼	父子化敵國
霄光晝晦冥	生齒盡凋耗	兜率世教師	佐我國王化
山木與魚鱉	咸歸大佛道	無有一兇孽	非我王衆生
無有一衆生	非我佛眷屬	而况護國者	山君與海王
我誦一切法	皆隨有應現	窮樓與廣殿	如降兜率宮
供張與飲食	迺至種種有	金帛競走奔	天龍互旋繞
我若遇天險	天險自然安	我若遇劫火	劫火自消滅

一切大功用 乃至不可議 我偈非強說 得之毗沙尸
稽首兜率尊 證我說真諦

郡安寺重建佛殿記

吳興郡安禪寺在子城東北按圖寺初於唐光啓中刺史李師
悅國郡人舍地而建乾寧中賜額居尼中南渡嘉泰中廢禮恭
惠主趙師揆徙之郡城東北至紹定而燬主僧清復建入國
朝為至元二十一年又燬時例主僧梁溪師始買寺之南距一
百步吳氏廢宅轉為寺已而無咎師來法堂與僧廬粗完而大
佛寶殿實未建也至正七年法真師來當徃煩逋積之餘齋魚
不鳴法龍不吼比丘尼徒有持鉢而去者師乃力振清規大樽
浮費又不憚數百里艱苦持疏于蘇秀雲門之間而檀施以歸
既而郡吏民咸有助一椽一瓦朝累暮積以至周足遂經始於

是年之秋越明年春落成殿宇凡若干楹土木丹漆備極壯麗
金姿寶相以及供張之具一一完好復以餘力展山門之隘起
庫樓之缺山門左右重翼兩廡凡前所未及者至是而完矣師
以同姓府判公由辰為其父之姪而府判嘗謂予同仕于台遂
介府判孫桐生來求記辭不可則為之言曰釋之為教本以勸
愚俗匹夫匹婦逃租徭以入浮屠者不難也而世家鉅族有投
筭落采脫洗滌着以歸於究竟非其真智正覺的若有所見其
能安於是乎不則滅倫裂紀不能免世教之儀予聞師筭年即
有禪性蓋善根之宿植也二十遂辭親出世挿草為宮講第一
義悟衆生之於餘聞者莫不悲喜踊躍如弱喪有歸遂能大勸
于時而化瓦礫為寶坊知其不難也夫佛之為言覺也將以覺
羣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欲而歸于見性師演其教悉能啓

羣迷為正覺轉惑見為真智而無吾世教滅倫裂紀之議若尔
非有功於象教者乎請以是言復於師俾刻諸石為記師本郡
趙氏子傳心於天池信元翁悟菴其自號云至正十年十月初吉

雞足山安定蘭若記

去桐廬縣東三十里有山自孫天子象峰南下蜿蜒盤礴為岷
為嶼嶼曰鷄籠高不過百仞蟠不過一牛鳴地中突仙人座東
龍西虎關鍵重疊蓋桐廬之甲勝也至正甲申松峰禪師憶過
此忽啞爾咲曰西毒國迦葉師座地有復至此耶吾自水頂跌
足猶以未愜高勝吾舍是何之遂駐錫此山還名鷄足結茅四
寒暑學佛者歸之如市檀施日不乏絕里人孫道富子蘭片地
以歸鍾文周寧李郁孫弘又相與力成之由是起建大殿方丈
有所講法有堂棲禪有室以及二門兩廡庫院庖湑厯不十年

而以次悉舉鷄足之荒峨然象王一窟矣額曰安定取鷄足一
飛一止義也江浙平章慶童為之書樹石廡西將有所紀必求
文章家登載而未獲其人余客馮氏義門師介大馮君士願徵
記余聞古佛徒之開迹也類以垢面毀體攻吾若駁淡為之本
挿草為宮擊鉢為食馴至蛇虎穴伏轉金碧之區鬼物悲嘯換
鍾鼓之竟此豈世之庸妄人所能為哉今之庸妄者托浮屠以
規兜王徃志與吾民爭秋毫利高至於樹黨王公玉食而騎遊
珍寶綺繡子女狗馬過於大姓名吁其於古佛初意何如耶求
其人於古佛徒如憶者宜世以為絕俗高等之人吾徒君子亦
所樂與也師袁州宜春人彭氏名法憶字無念號松峰初禮陝
西藥佛山無極信復恭江西絕學和尚識而得其道云辭曰
伊彼西人 教及東土 布五色雲 如一味雨 鷄足飛來

身毒國所 伽黎不懷 火寒冰暑 迺樹法幢 鷄足之剛
鐘鼓孔殷 梵言孔揚 雲棟鱗輯 風簷羽翔 揭名定安
赫有慧光 猗無念佛 為法出世 我力精猛 尔役聲勢
然火智燈 千光勿替 上中國釐 何千萬歲

隆福寺重修寶塔并復田記

去華亭縣之北二舍近其聚為青龍鎮鎮之南寺曰隆福翔於
唐天寶間寶塔七級凡若干尺造於長慶間其徒邵文知俞文
富之所募緣也重脩於宋慶曆閱二百餘年風雨之所經兵燹
之所更土木殆不支矣主僧普善覽其敗缺斷礎不無愴然者
迺發弘願白千里之大族宣慰使司任公仁發獲畬其請始損
貳營建實大德之二年也致和元年公之子賢德繼厥志至正
三年公之孫士質光述其事而後締搆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

景出雲雨上佛牙秘藏登崇寶輪入天鬼神瞻仰贊嘆力餘及
於大佛殿東西兩廡皆徹而一新又假錢若干萬緡為復其所
失田三十頃然後象設有所栖其徒有所食飲而寺之敝稍振
舊觀存復遂狀顛末介其鄉士王元來請曰寺塔為一郡堆古
佛牙之所寄蘇塗之顛時出光景現相載在寺紀今幸任氏三
世經營而壞始復完顛有言以侈之予惟先王之勅民宇也室
奧以庇生窵窳以送死堅而為墻垣城郭高而為臺榭覽觀之
所亡聞乎累淳屠之製釋氏書謂佛滅後鉄輪王造塔八萬四
千一日夜神役也中國倣之或以佛骨以舍利以金玉神像唐
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在為三十年輒一開開則歲豐人安
天子為遣中使迎之今塔為佛牙所在吾不知若干歲可開開
抑何應塔之成壞實有數靈物之開闔當有時塔之崇非徒靡

吾民力以視外觀而已也余嘗悼象教之徒未有一毛利益人而蚩蚩焉惟仰於人以給吾氓之辛苦墊隘者望風而趨其徒益繁則仰於人者益廣主其教者既有以假佛之化現堅固相出大光明也以崇厥居而復有以慮其仰給者而圖長其食土教由是而展布茲非其徒不之善於彼者乎若普善者是已吾聞普善攻苦敦淡業既成而行亦有以動乎人與古佛師躬勞辱而有成者相師法比今之避農賦佛逃以偷生者其賢不肖相萬萬已彼尸居素食務治其荒唐之說以為竟祖教而訖無益於教之殿最人目之為高吾居之普善之蠹而已耳書其說畀之使其人知所懼而且勿忘其居食之自則安知後人之無致力於其所未備者如普善施德於將來者如任氏云相其役者耆德曰寶曰秀曰慶曰福知事曰通曰吉曰喜曰俊也任君

士質元朴居家以孝義聞便利及人者不獨浮屠氏也至正九年九月八日記

惠安禪寺重興記

秀之惠安寺在郡治西二百五十步按郡志梁蕭王捨宅為寺以居尼唐光化賜名興善世以夏臘主寺事宋祥符元年改今額紹興七年刺史王公浚明請於朝始更十方禪刹命主僧眉山道立者來具見信安劉阜民記我朝至正戊子寺以民火延燬赤地無餘高昌觀師領寺事道風法器素為四眾依嚮悼法筵之地一旦化為葵麥之虛徒眾或浮寄他舍觀發弘誓以興復為已任不跡權貴之門不役耕作之力盡棄祖父所遺資是年之秋即經始法堂方丈為苑風日地越三年而將得不募而至者檀施如干鳩工治材而大佛寶殿山門兩廊備極雄

麗齋房庖庫各以序為三聖寶相十八應貞護法大神之像莊嚴殊特所用供帳什伯之具一一完好規置堅定披攘經營者凡歷七年而訖于成其徒某狀其寺之廢興本末及師之履行介予老友潛居徐公來請記予為之喟然曰天下廢式摩那之教於惠安而觀汶起其廢也數豈偶然哉吁觀貴胄青隴之秀也一誓不轉作殊勝事若此使觀為丈夫身有祿位于世其扶危起仆功之書于筴者可勝道哉抑余聞金色女之教不以祝顛髮住阿蘭若為出家而以發大精進悟佛知見一切解脫究竟為出家蓋以法界為居大室為相而土木金碧之區其成其壞關于世教者有不得涉吾無壞無成之舍矣余嘉觀之功能汶既廢之宮而又因其教以示佛學之本庶有以振宗風於既往衍淨社於將來者不窮也觀字無相鑑室其號也吉安路達

魯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孫安陸府同知蠻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禪性不茹葷血元統元年授皇太后旨賜金欄袈裟浴筭髮受戒具至正七年承行院劄主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隱岩靜顯師云十三年秋七月六日記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文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文乎文乎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者乎東谷上人有室在治之惠因所而以方丈顏其名來見予姑蘇舍次出方丈圖請曰陸之天台與海之方丈並予出世幸在天台况所居山有金鰲玉几之勝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皇之所託足也至今金鰲背上之詩為惠因山川草木之先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逃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游淮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笈其圖以行而未有列仙

儒之言以志也先生愛予厚幸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
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在吾行橐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踐過
惠因所時上人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已種種漂泊道路慨念
宿竟不翅若在弱流三萬外也上人歸其得無辭訊其山川之
靈乎辭曰

東萬山之羅絡兮緗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廣鬱以出沒兮聚
仙佛之所廬薄東海之鬼岸兮架金梁之凌虛哀靈脩之播
遷兮來仙伯以導輿赤子兮如魚紛均望思兮鼎湖嗟山川其
如作兮眇風景其愁予望海屋兮渠渠輓飛颺兮以為車上
下風雨兮出入太初下視弱水兮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
知其何誰兮羗從汝兮歸諸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岩道人喜讀吾儒書多識前言往
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築亭寺之西偏臨水之濱蒔花竹
其傍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岩而松岩設酒茗必之乎亭之
所亭之賦詠且將成卷矣然亭不以松岩名而必名清溪者蓋
清溪其師正一之號也予未來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
氏而不縛墨氏律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蔬筍
衲流所能窺也及來吳而清溪已逝及見其徒如松岩者能不
忘其師去之十餘年而彌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重
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賦詠也抑
又聞寺有宋南渡僧曰林酒仙者居院不事熏脩梵唄惟酒是
嗜手持鉄鍵榼日遊市間不問酒主名夜即臥酒壚底酒家爭
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為師弟子者得微猶有林聖師

之遺風乎嘻吾於是而自感者已今之為浮屠氏以絕倫屏葷酒若槁項黃馘之流日誦經鈔若干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知去道益遠而脫解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焉乎習浮屠氏之法者可以辯其要矣亭初於至正丙戌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秋七月記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寺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闢一室以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窓玲瓏一室洞白上人必披五文衲戴白纒笠或徒倚竹下吟嘯自若遂名其居曰竹雪明年冬介友生馬琬尋予三泖之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具道於體雪之為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白不受涅之緇也

方天地閉塞時竹獨秉後凋之操而玄冥之靈特困焉雪與竹若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青與白也嘻竹撒雪無以章其秀之特雪撒竹無以比其清之敵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撒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哉竹雪之相軋庸衆人之所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協之而誰邪雖然即無於有竹也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而萬角突立有於無也金烏一覓而方狀立解無於有也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上人學浮屠屠屠氏之學以靜虛為宗空無為體上人心不為欲回道不為物損是能備竹之剛而虛毀不自匿涅不是緇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推而極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上人以為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諸室為記

望雲軒記

余遊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靜菴鎮大明煜天鏡淨也淨脩長書一通贄余之見於靜菴所越三日又徵致其所主院淨土格提入其門門草莽立棟宇吾知其有才也升其室緇徒斤斤魚貫立詔以吾聖人之書知其有學也已而燕客望雲軒上求一言白其所以望者叩其以則曰吾非王訶客之望於吳會者淨有白髮母在黃龍之澣寧先又故廬不得迎以侍此望雲者即狄孝子之登太行而注軼其目者也余聞而異之曰金仙氏之教超於萬有之外而淨之有其親於天性者不得以真無誣之吾又知其性之與吾儒合也狄孝子之忠於國仁於民者孝之推也淨推其孝移忠於君移義於宗族移任恤於姍友輩乎民社則望雲者又何異於狄孝子哉宋有稱緇本相者

慧琳氏權至杭時宰直假清虛以資燕譚且以誤人家國又何望淨於琳也哉至正二十年夏五月四日

半雲軒記有詩

雲間鑑上人住胥浦之無住精舍受法於金陵休居叟禪師休君命其所居軒曰半雲集賢趙公雍為之書而又介吾徒尚賢謝君來見余黃溪書舍請一言以為誌余讀宋僧顯萬詩曰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逐行雨回頭不似老僧閑恠萬之有心於閑不如無心之雲之閑也雲之卷舒晴雨皆出於無心故雨人間其施也沛然則為出山之雲雨是而其體也悠然則為在山之雲施也體也雲何容心於其間哉萬笑雲之出而以不出之閑驕於雲也萬豈知雲者哉今上人號古心而上無住之庵是契心迹於雲者也半雲之命於其師知

古心之足以明雲於賓主間也雲豈敢以勞恥於古心而古心
又豈敢以閑驕其雲也哉余以是言復古心古心曰唯唯遂書
為誌又繫之詩曰

我有山中屋 與雲相半之 雲去何所去 雲歸何所歸
雲靜我心住 雲動我意飛 一動與一靜 陰陽互根依
是為古心法 我儒不能非

海屋記

談海屋者以海上有山山上有金銀宮闕限以黑弱水三萬麻
姑云東海三變為桑田則知海屋有時而廢及觀海屋丈人掌
計籌海塵籌充棟兩間弊丈人海屋又最靈而壽者乎吁吹萬
物皆有弊惟幻無所與造亦無所與弊故知夸仙談道不如浮
屠氏之善言幻也九峰古鼎上人以海屋自命其丈室人問九

峰非海島又室非鮫室屋何贅字於海上人謂吾四大觀皆幻
求吾屋必海如牛渚犀見登州臺觀始老妪尼之見焉耳何以
稱丈夫佛為清遠玄虛之神乎潛齋曰佛諸今之求浮屠道
以老妪尼之見雖吾戒麗法不能竟况欲造清遠玄虛之界乎
詣極於幻其清遠玄虛庶矣君其不信吾將與汝約淳芒與苑
風觀于東溟小白花之岩見金沙婦出一幻相如牛渚犀見登
州臺觀光景魁磊非煙非塵謂之幻乎不幻乎會稽大瀛子聞
其言而躑之曰海屋之幻豈上人然吾纍仙伯見已久矣上人
曰何見曰麟之屋珠之宮美人兮在中乘文魚以相從不知橫
波兮衝風此豈可與老妪尼輦道乎上人起作和南禮曰幸子
雄文錄諸海屋以告迷而詰者已而上人呼三辰酒起曼赤金
鉢自歌海屋之歌曰煙飛九點三山覆搏桑吹灰點若木海籌

甲子計瀛縮大漠不死尸不宿八柱靈波腐鼈足震旦東傾不
動屋并錄為記

小蓬萊記有詩

按越乘鏡水之上有山曰臥龍如海湧鼈脊郡宅據其顛唐人
居之以蓬萊自侈山水樓臺之勝竊比於真官道院是以假觀
求蓬萊者也雪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士宮曰玄好無玉崑丹
丘醴泉餌草之異聞人師居一軒其在而亦以小蓬萊自命此
非假觀也而以真幻求乎蓬萊者也嘻東方生記蓬萊者幻十
三竟云耳萬有形皆幻也以幻示幻所以為靈仙之教之神也
子合神觀於馮閣乎方壺員嶠无案物壻也又安有弱水三萬
里之隔哉吾試與子言幻黃初平得仙金華山中之石皆羊也
其兄初起眼眼未換肉見石而未見羊初平叱石石皆起成羊

數萬頭此非神幻之至也耶然見師之小蓬萊者惟初平能見
之不者皆初起之見金華山白石者耳見羊者小可也大可也
見石者大小無一而可也師曰唯請書諸軒為記使世眼覩予
小蓬萊者茲文為之大匿之鏡也且係以詩曰

蓬萊在何許 渺在東海虛 其迴五千里 上有神人居

山川異百奧 風俗如三吳 仙官示狡獪 百文神千軀

世人尋地脉 弱流墊輕壺 徒聞羨門往 湯役君房愚

孰為靈仙府 乃是尺寸廬 燕坐吾玉几 天游我非車

揮斤九清表 飄然隘中區 豈知蓬大小 不識無真無

鳴鶴軒記

道士徐中孚居錢唐宗陽之西廡嘗從游郡卷虞先生先生名
其軒曰鳴鶴蓋取諸易中孚之繇也而廬歐陽太史又為記之

跡之義盡矣又復求余文余聞鶴之鳴亦多變也已其鳴之信則警夜分鳴之遠則聞九天鳴之奇則晝夜六時中律呂至其鳴之神則空中語纍之詩豈直鳴內和外見象中孚之義哉抑余有感鶴者不能不為中孚通也唐光緒詩人嘗悼鶴以飽食易天真至爭腐鷄鶩前狎群鳥為之內乘大夫軒遂有祿位則玉音沉乎其無聞矣嗚呼利令昏非惟悟之物為然窮禽亦尔中孚於鶴其勿飽之過而昏其窮也淳立伯曰鶴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鳳凰且共鳴聖人之盛中孚學仙者果尔其有時而見其鳴聖人之盛而惜余不及諗諸千六百年之後也中孚其能以長年訣受乎不

玄霜臺記

雲間劉煥師某築月臺于廬之西楣曰玄霜請於箕尾叟曰辛

先生費辭以記叟曰生物不射以減夫造化之母者吾取夫太陰之精太陰天地交構之先數也在卦陰含陽坎象也坎為月中一畫真陽也萬物之生資此而後成故仙家指為玄霜玄天也天地初交生物之始猶未離夫天故稱玄霜見霜也如玄露初凝如絳雲漸積如瑞雲不流蓋元氣結成純乎生生之英結之為霜化之為液散於萬物賴以成質是故木有三鑽則為火絞之則為水坎津也木得水以行曲宜之性無水則枯矣木有三滅則化土離象也真陰存乎其中水道也土無水則地脉竭矣金有三擊則為火鎔之則成汁水象也金無水則不能從革矣天無水則不雨地無水則不雲人無水則神斃天下之物無一不資夫水水位於坎寓於月象而為玄霜非至精無以造是玄非至道無以凝是玄彼日繁霜則盡零炎霜夏飛損物以行

蕭殺者謂霜之名則可謂玄則不可故玄也惟太陰之精當之
吾嘗登是臺薄筵上覆曲欄旁植空一窻以接太虛之境淡方
寸以生魄之際化槁木之形如玉毫之相吾將與汝蟬蛻穢濁
而游乎太清矣子能從之乎是為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者

記

天風海濤樓記

吳閭關之西其地清曠平衍去海僅若干里有築層樓與海湧
峰之小吳軒相埒者其主或招海內豪客燕處其上八窻洞開
近見風濤洶湧在足底樓若浮而逝也主酌客以酒曰景若是
能無言乎客亦酌酒於主人曰樓惡名主曰未有以名敢請客
遂稱天風海濤主以為然并以記請客曰壯天聲者風也而不
知大塊之噫者聖也壯地險者濤也而不知曾闌之積者信也
故聖於陰陽莫如風信於晝夜莫如濤風之生於天執之而不
得逐之而不及惡究乎聖我濤之出於海禦之而不止激之而

不曰惡察夫信哉天地噫而為風陰陽以之韞萬物也江海積而為濤晝夜以之準萬古也風之聖濤之信大矣至矣及天風與海濤相薄也蓬蓬然起歛乎土囊填乎太空不終日而萬里若一磅礴相射與激水之濤相軋吞天沃日走貔貅而吼犀兕獸駭于野龍技于淵極天下之神觀無出此吁海濤不揚而安乎淵靜天風不振而安順乎和委天下之神觀曷有焉惟人亦然厄於窮巷逃于深谷患難奸其外煩懣忍其中然而厄與鬱相遭而激諸意氣之頡頏發諸悲歌之感慨而天下稱奇曰大丈夫士固不可以無奇也而奇不生於奇生於變故不覲變無以知其奇不覲奇無以見神也嗚呼戶牖之

錫老堂記

華亭環南六十里為胥川有老人曰殷純父氏者年八十餘無

無衰憊態老人失子而得女二其長債曰頤審之氏居老人甥舒以終養且名老人燕處之堂曰錫老蓋私賀老人之高年而假魯人頌禱之詞以為意也吁養外舅氏若審之氏者亦可謂恭也已矣審之以老人之姪孫奎受業予門遂因奔請錫老記予讀魯頌泮水之章其詞曰永錫難老順彼長道難老者誰若出於天錫不知固有難老之道而有以為錫之耳故曰順彼長道老人寔以之老人者既無多男子以怵其愛憎家又饒樂素無服食窘其寒飢晚又求清靜術樂之以遺棄夫嗔喜愛惡朝市之勢要聲利也皆其難老之繇而詩人所謂長道者也抑吾於老人之錫者有感焉者昔者宓戲晨蓂氏之民暝之蹟蹟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氏之民職職植植弗天是以難老後世之俗不然剽文之煩稱也機譎之互確也百狀俱

作萬恠橫生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罔不繆
韞是以有父終其子兄終其弟者求老人之善自養夫長道謂
黃帝堯舜氏之民兆歟今 聖天子疾民之偷剝偽還淳思納
斯民於春臺熙皞之域以黃唐玄惠格于上下旁通于四裔四
裔之民不言而自化錫老之福且家至而戶達何啻老人氏一
堂而止哉吾將與人聯茵並几酌春酒堂上彈琴吹竹歌上古
大庭氏之風以待遂俾奎復于老人刻諸堂為記

江聲月色樓記

浙江秋濤之壯秋月之英相上下月之英至秋分而極盛濤之
聲亦至秋分而極壯濤與月一氣之得故江聲月色為天下兩
奇絕也江交流溢而東南行其溺為湘湖湖之陽岐壽諸峰戟
而筆立腋江肘湖而襟諸峰之秀者則韓氏惟新之樓有焉元

統元年秋惟新氏嘗觴于樓之上請予名樓予命之為江聲月
色而記則未遑也惟新氏去世且十有餘年而其孫奕來從予
游猶知致祖初志以記請嗚呼世之言聲色之樂者有矣楚眉
衛頰春韶月秀狎憑而昵茵爭憐而競悅悲絲烈筦朋從旅進
鳳鸞鳴而鶯燕鳴引吭而諧調者若出金石此世之所謂聲色
而人人之甚欲者不知甚欲必有甚惡故曰任夫樂焉智士哀
焉然則聲色之寄於俄然漠然之物而無其甚欲其甚惡之累不
為樂之至也哉今夫江之聲實以潮鳴乎天下其疾而來也如
風雨其突怒如雷霆其却而遠也如松風笙鶴人不以為聲而
為聲之至也月之與潮相得而勝也其動如銀求其起如金城
其鋪而平也如積雪千里人不以為色而為色之絕也茲非悟
其妙之微殆未可與耳遇目觸者同日道也吾留吳下久不見

江月雄觀秋且分矣業將與生買舟大泖口泝吳江抵海門夜泊湘南據胡床樓上以攬有樓之奇觀曰聲曰色探天地之大秘藏也則凡天籟之有聲皆吾韶鈞天文地象之有色皆吾之西子南威也嗚呼樓之聲色若是取之無竭用之無禁而嗜之無荒是真樓之大秘藏而尔祖之樂以終其身而且以遺尔子孫傳世之玩於無窮期者乎生歸試誦吾言於父兄間尔祖有靈必以予言為信

舒嘯臺記

雲間謝仲允氏甥館在石湖之陰館之左介植花木為藥治園堂其中命之曰舒嘯名客至允必延敘于是今年春嘗觴予軒所酒酣為予作蘇門之音且以志請按說文嘯者感口成聲也古詩人以嘯與歌並言則知嘯亦感口之歌耳不無五音之協

五音協則金石絲竹可被時允出名姬童鸞者佐酒吾將以玉笛尋其聲座客擬馬相如為樂府命之曰紫鸞而然來其音付童鸞歌之以備晉成氏子嘯賦之闕也雖然吾聞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宮荒則君驕商陂則宮壞角亂則其民怨嘯協於宮使予聞之溫舒而廣大協於商於角使予聞之方正而好義惻隱而好人吁此允之心聲也不知代之君驕宮壞而民怨也第未知聞蘇門鸞鳳者亦有是吾人不知其心聲之得則又烏知其嘯之舒者闔敞和平不媿晉處士者耶抑予聞劉越石在晉陽清嘯胡騎聞之悽然而退嘯之感人者又如是今西北之寇閉塞關梁允能以越石之嘯慷慨激烈者使風雲動搖煙塵倅起又孰畏乎關梁之孽哉允勿靳是擬相如者又當作為出塞入塞以繼短簫鉦之曲也嘯之舒哉不亦躋哉

讀書堆記

予入淞首慕願野王讀書堆者在亭林蒼翠間未果往也上海釋慧自稱野王氏后介其師去東老人來請曰居之在介闕室蓄古今書數千百弓貽其嗣達妙襲名於讀書堆敢丐一言以記記未及今年予遊鶴沙順流下黃龍江抵滄海觀濤泊舟古精藍下主僧出肅容迺慧也見其二子即妙達也夜分張燈叙舊話遂為授筆誌書堆夫書之能藏者不難能讀者難能讀者不難能用者難也書藏而不讀與無書等讀而不用與不讀等張茂先藏書至世乘而茂不善歎終李贄華載書數萬卷亦無抹於俛身非有書而不善讀讀而不善用者與代之衣冠家有積書如秘府至丹世三世情與書隔甚至售為髻資吁可悼也已若慧之書堆高繫亭林磨水火而堆不毀經兵革而堆不

遷使達也妙也又能翱翔於堆窮探力取以為脩業地非書之善藏而有善讀者歟第未知達與妙之善讀、之善用者何如耳宋聰道師善讀書一覽即掛書梁上人叩則曰書貴行復何讀此方外士讀書法也惟二子以之至正二年夏四月廿六日

夢蝶軒記

有客三人者過夢外夢道人談夢一客曰吾夢為玄駒一客曰吾夢為蝴蝶唐一客曰吾不夢達魔而為達魔者所以夢起自歌曰巴中老人靈仙橋化為達魔無處覓隨風一夜到漆園鬼入南華鬼無迹蝴蝶唐者亦歌曰腹育出尸出宮柱風為食芳露為飲月令老翁候我占識候能鳴復能暗玄駒者亦歌曰大槐王臺、九沓充州一怒成烏合有時東海去觀黿馬能死我鮫鯨甲道人曰夢玄駒者志富貴者也不知緣几登筵尋人飲食而

有焚如之慘富貴何在哉夢蜩唐者志清高者也不知吉菴執
醫而搏其後黃鵠又從而利之使漆園文人捐彈而返走清高
何在哉惟達魔夢我者亦不知我之少達魔則志於物化與物
忘彼我殆與造化游與大道冥者也古之人得之者惟南華真
人也予弟子文璧氏持縹文冊來曰此某夢蝶軒集也請先生
一語遂書此以遺之夢外夢道人者會稽楊維禎也

真仁堂記

雲間陸和伯自其先公某五世為良醫其樂區為真仁之堂未
得儒先生之言以記和伯因予友呂輔之氏見且請記夫仁一
惻隱之良心出於天而素無偽者也然世之行仁者則有誠不
誠辨也梁惠王移民移粟非不仁而其心在於闢土地則非飢
民為也宋襄公不禽二毛非不仁而其志在於求諸侯則非老

人為也善是而言仁君子謂之偽可也仁之誠者必若禹稷湯
武而後可禹視人溺如己溺稷視人飢如己飢湯不忍人之塗
炭武不忍四海之荼毒此誠於谷者也吁此聖人達而在上事
也和伯不仕者也不有顏子之仁乎顏子願得明王而輔相之
其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此顏子之仁未達禹稷也故孟子曰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陸氏世隱於醫而其仁之真積者當厚矣
使繼之者有一念之偽則豈得為真仁也哉和伯學岐黃之外
習吾聖人書能充之以顏子之學善無伐則善無偽矣勞無施
則勞無偽矣無偽而仁有以同乎天下矣老人之老無以異乎
吾之老幼人之幼無異乎吾之幼備萬物於吾身無以異乎吾
之同胞兄弟也吁其為人也誠矣至矣雲間之疲癯殘疾困而
無告於人者尚有出於陸氏之仁之外歟夫子語顏淵曰天下

與仁吾亦將屬和伯云書諸室為記

海峰亭記

吾鐵門有貞秀生者其為人爽朗有奇氣玄格高情恒在物外每登高遠眺若見東方生所稱三神山應歷在眼底築亭鳳洲上名之曰海峰余遊海巫山生邀過鳳洲登其亭與之談仙家久視事因以記請按東方朔書謂海之東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周迴五十里隔弱水三萬里非蜚仙不能到審是則三山不惟不可到亦非世眼所能覲也錢惟演賦遠山詩有秀出海三峯之句亦想像而賦之耳惟演不能有諸目貞秀願欲有諸亭亭果有海峰乎無也秀曰吾得海外三峰奇觀於眼之所無者求於神而不求於迹也此非道與神合心與化并者不能得之得之則海峰不在海而在吾亭不在吾亭而在吾方寸藏

密之地耳矣知有三萬弱水之隔哉予聽其言而錄之座客有謂海峰之謔而被之琴者歌曰

神峰在何處

云在東海虛

下負六鰲首

上托群仙居

世人尋地脉

弱水墊輕羽

高人坐燕上

揮斤九清表

飄然隘中區

嗟呼一蓬粒

貯在壺公壺

并錄為記生名沐姓錢氏自號瓊臺仙史去

靜學齋記

吳人張氏性之以岐黃氏之術為學而東陽柳先生痛其燕處之齋為靜學閱三年目予宗伯振君求余文為記予叩靜之說於岐黃氏之書性之曰為懼懼無為欣欣然從物與時偕行譚而不治是謂至治非靜無以得之也子曰此非君子之靜學也諸葛武侯之言非靜無以致遠又曰躁不能以理性此靜學

旨也靜句躁君也性之其有意於理性舍躁之君治之以何哉
性無有不善理之則從亂之則凶性從必生性惡必殃自然理
也性之以岐黃氏之術務於生人靜學之地其必有得生之本
者歟本得則道無不生矣雖無抑吾又有進於是者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靜之之初不容說也愚者昧之聖人復之為大道之
宗萬物之本也非虛無之境寂滅之鄉窈窕冥冥之物也感而
通之靜之微也動之機也嘻使靜而不機動也矣以資生動而
不根靜也矣以資始老氏之言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與吾言
性者近矣性之既知靜學以理之復知靜根以機之黃老氏養
生之道尚有六於是者乎唯遂書諸齋以為張氏靜學志至正
七年冬十月初吉記

游菴記

古者四民各有所處士處間燕工處官府商處市井農處田野
毋使雜居見異物而遷焉此四民之居有定止而業有顯能也
後代民始有出於四業之外者則曰游民游民不得容於先王
之世而後世縱焉此四民之有專能者寡矣予方喏於是而客
有以游菴為名且徵文於予者曰劉子輿民也子輿以居無定
止而名菴曰游其子輿之不幸不生於先王之世乎抑幸而不
生於先王之世得不專四民之業而由於游也子輿氏好學之
士也以游自由而不得比於先王之民是棄人也烏得為士乎
子輿之游游其居未嘗游其業也蓋子輿幼時侍大父居某所
長而侍父居某所親歿而廬災今又徙秀之廣陳所未知老而
歸也迄于何所望望乎如浮屠人之寄四方仲尼固曰東西南
北之人也此游菴說也嗚呼戚施直縛蘧蔭蒙瓌侏儒扶盧矇

賤備聲譽曠司火古者疾人猶不致於游而且為官師所材而職其能若是子輿氏鍾羨天質懷抱利器而又敏於問學其官師之所不裁者乎其不得比夫先代之游民而棄之也諗矣惜吾位下官弗遑稱似其人也故重言之

五湖宅記

海虞繆仲素新治鉅艦列几格置琴書其中華床茶竈相左右容客可數十人時時遊湖海間且命其名曰五湖宅吾嘗與之讌是宅于具區之上仲素將觴有請曰吾宅五湖倏東忽西動而未嘗動止而未嘗止寔玄真子之隣也會不知世間有百萬買宅之宅先生既止予宅得無言乎予笑曰異哉子之宅其宅也今夫一畝之宮一區之宅必相陰陽度原隰未聞下水吾因子宅有感矣王侯邸第之相甲也其穹焉如天深焉如海食客

數千百指粉黛之人填樓而羽國風雨不動安若泰山自謂享於身傳及於後之人無窮也而近不十年二十年遠不二世三世宅已姓於他矣豈若子之宅若動而能靜若危而能安若迹而能遠而且免傳舍之累也哉然物莫大於宇宙而尤莫大於心善論心者謂之寸宅拓寸而大天地不能容太虛吾室也八荒吾庭也日月吾扁牖也視子之宅五湖一粟而已耳子之四海一漚而已耳能由五湖以卒迄斯宅也澹其居如釣天廣居下睇地間漶漶夏屋真喝設我况湖之一粟乎仲素憮然若有所得醴酒隨風起而自歌曰水之國兮秋秋水之宅兮浮浮格玄真以友兮鷓夷之興遊又歌曰太虛兮吾序八荒兮吾隅居丹臺之廣居兮吾不知宅之所如併錄為記

書題

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

契世則以所著烏侯梅前州政績碑示余中叙禦會寇一事尤
詳余未識烏侯而世則之文可徵也因撫焉嘆曰自罷侯置守
而吏之識守土義者少矣古者諸侯分土受之於君傳之於祖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郡縣一裂吏卒三歲一易疆場有變輟望
風引去間有與城社共存亡者非出於其人之天性則學問之
力也烏侯奉天子命守梅城數千里外衆委敵而奔而侯獨
誓與城社共存亡外攘虎狼卒完其竟往來羅李二寇弄兵南
徼至勳三省兵禽獮草雍而後已使守汀漳更有烏侯者在焉
則又何致狼藉城保為吾民荼毒哉子思居武城有越寇至盍
去諸子思曰佞去君誰與守烏侯能為子思之所為其亦有得
於學問者不誣矣推此節也為畫邑之蠲睢陽之張平原之顏

扶豎世教以利國家者固同一義也烏乎烏侯之志節其可畏
已哉文士頌其績者衆矣而守土之義未有發焉余故特發之
至正十年六月廿日書

書錢氏世科記後

爵位之禪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及三葉者寡矣豈非爵
位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濟美尤得於世德之至難者乎通川
錢氏在宋淳熙迄于咸淳四世以經學頌鄉薦者若年人擢春
官第者二人世科之盛猶未艾也而又有經學頌延祐丁巳之
薦於是入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澤何其長也歟吾聞其鄉
人俞日華氏曰錢氏之先曰聲遠公曰景高公者皆能當寇盜
時守衛其鄉又力城通川民免渡江避兵之患其鄉民到于今
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之常也

雖然今觀世之顯子孫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書者復以及其家者多矣則固不若子孫之文且賢為顯為可久也此余讀錢氏世科記而慕之又為之著其說云

書負蝮傳後可繼雉鷓鴣鳳議非一類

余讀柳子厚負蝮傳而未見其人及讀魏志胡太后幸絹蔽從者百餘人使人各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主蝮負之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蝮損足太后奪其蝮使空去若崇蝮二子非魏之負蝮也耶若胡右者蓋愚弄兩蝮虫豈非柳傳之明證哉予在睦見金倉氏破睦有李淵郁者首入睦庫腰負白金若干錠過重交道上屢仆不能起人知其負也遂斫腰歎其負去吁若李氏者又柳傳之大癡蝮者與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東維子文集卷之廿二

會稽鐵厓楊維禎庶夫著

志

讀書齋志

醉李貝仲瑀自幼穎悟長有奇氣而於詩書無所不讀求天下未見書如不及題其室曰讀書自課早讀若干萬言莫記誦若干萬言蓋出則於書少輟入室則又手披而口吟矣妻子責不理產及不能廢居居邑則曰我業蓋是仲瑀於書其穎若是而余最號不善讀書者也性未能寡欲其讀也不能靜且顯即顯又性猝急苟且開即亟涉欲竟為常恨自課不能如仲瑀而仲瑀求余文以志室亡迺左乎重違其志則曰自警儒之說有臯夔無書可讀而天下之學幾廢不知河雒之文天下之至書也

帝典以前有皇墳之書大道所寄善讀者稱左史倚相斷自唐虞以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其炳然見於書與二曜齊明不能滅也前聖既往後聖復起易也詩也書也禮樂春秋也皆聖人之書也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而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不在聖人也然有不幸詁訓之溺也詞章之隆也異端小道之亂也吁此非善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則瞽儒之說勝也已斲輪扁有告於齊之君者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以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老於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君之所讀其糟粕已夫吁茲非瞽儒之論也讀書而無有徹其蘊之病也仲瑀讀書二十年其於聖人

之蘊微矣盈箱捧架者可以忘矣若余之不善讀於扁方有愧焉韓非子曰慧者不以藏契書笑知者不以言詁詔子願學而未能孟軻氏曰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讀其書以尚友乎古之書仲瑀其似之

鐵硯齋志

硯之龍尾以其地名馬肝以其國名帝鴻銅雀以其古玉古瓦名竹漆以其靈植巧工名孔硯非珎器也而以聖人之德名鐵硯非珎器也而又以桑生之志名桑生為主司所忌有觀其不舉進士者生鑄鐵為硯自誓之曰硯弊則吾業改也卒舉進士及第吁志之不可已也如是吾未論其人而尚其志孟子曰士尚志士尚志士而無志尚足以為士哉雲間呂生恂從余授春秋五傳學名其脩業之齋曰鐵硯且鑄青州之鐵為淬穎之具

生非尚其器尚昔人之志也志不移吾見生之業成矣故曰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彊裂壞斷不吾間也吾觀者間得於貧窶之人而貴富大姓之子弟未聞也間有者大率以名始厯而末忽卒於不能竟成此非師父之罪也子弟之志不立也今生年踰冠矣妻妾矣子女矣父兄將以門事委之矣而生乞歲月之暇於父兄曰恂志無他嗜之惟在文藝耳使恂得卒業於其師者幸矣於是屏逐妻子敕斷家事而朝焉夕焉於是齋脩其業不以祈寒盛暑少輟也生之志不有竟成而光于桑氏者乎桑不幸生五代雖擢巍科登相垣蓋無足觀者生際盛代志一成事業蓋將過之吁君子非學之難學而無立志之患非志之難志而無令名之患生勉之生之門友曰馮生濬吳生毅盍亦以吾言警諸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以樂言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心得其樂凡喜怒哀愛惡無有失其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仁人之樂也內世俗之樂也外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益多而樂益不足惟樂於內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至也雲間呂希顏有志於顏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求子言其樂子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顏不能有也子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入見聖人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之未至也希顏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目便佞狎乎左右狗馬珠玉之

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一而足也其喜于中者與商之喜者似矣其於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為顏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言其之藥也幸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為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為其雄也風雷不足為其厲也羆熊虎兕不足為其勇也秋之肅肅不足為其清春之生生不足為其富也千歲之日至不足為其遠也蘇子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歿而有亡者推其盛至於參天地關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已乎

然其浩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夫滕鱣之舟放于大水而致千里之遠者必乘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制載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然制之之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覆為舟役也是覆溺道也故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舟之具也浩然之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覲其浩然者是乘舟不得用舟之道而無其制遠且有覆溺之患者也可不懼也哉雲間任子先好學不仕而尚友孟軻氏之為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泰不花公既為書之而又求志於余余

為推其浩之有失得而慮其養之者未備其道也遺其說為記
至正九年九月十日

芳潤亭志

君子論根源者莫大乎世澤之壽者莫大乎六藝之學也故得
其學者根固而芳菲源深而潤敷前人以是始之後人以是終
之芳之菲無時而歇潤之敷無時而涸矣世之言芳潤者與是
異曰爵以芳其身而其芳也朝榮而夕悴曰富以潤其屋而其
潤也乍濡而忽槁豈知六藝之芳潤者遠且大哉吾來吳中得
所見之家證其信者曰琴虞氏也虞氏自其公至宣慰使公用
六藝之學厚仁根義不食其報者已若干世宣慰始克享有榮
名五十餘年而其子若孫林立穎發出典大縣者三掾史院者
一以經行應賢能之書者不一而止其為芳也彰矣潤渥矣此

任氏講禮樂之亭而有名芳潤者非以林池華竹之勝世澤之
允蹈也主是亭者為伯璋宣慰公之第五孫也伯璋處方壯惇
行孝友又善尊師好學光于前人二時名卿賢大夫皆折行輩
交之吾知任氏之芳潤方全盛而未艾也不然何其子孫之多
且賢歟吾不及識宣慰公而幸伯璋與吾遊嘗觴吾亭之上講
求六藝之所深得且求言以為志吾於任氏之芳之潤益培而
馥使世而彌章益疏而沃使及物而彌大也實有望於伯璋故
書

竹西亭志

客有二三子持竹西楊公子卷來見鐵崖道人者一辯曰大廈
之西有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協夫鳳凰此吾公子之所以
取號也一辯曰首陽之西孤竹之二子居焉清風可以師表百

世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一辯曰江都之境有竹西之歌吹
騷人醉客之所歌詠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道人莞尔而咲
曰求竹西者何其遠也哉伶倫協律於嶰竹未既竹之用也孤
竹之子餓終于首陽亦未適乎中庸之道也廣陵歌吹又淫哇
之靡竹之所嫌也地無往而無竹不必在淇在渭在少室在長
石羅浮葱嶺文竹之所也公子居雲之澳蓀蕩之所敷茵籜簞
之所最結亭一所在竹之右即吾竹西也奚求諸遠哉雖然東
家之西迺西家之東也竹又何分於東西界哉吾想夕陽下春
新月在庚閏閏從兌至公子鼓琴亭之所歌商聲岩出金石不
知協律之有嶰谷餓隱之有西山騷人醉客之有平山堂也推
其亭於兔園莫非吾植推其西於東南莫非吾美二三子何求
西之隘哉三子者嬰斐然失容慄然下意逡巡而退道人復為之

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善言余竹西者乞書諸亭為記
歌曰望 娟娟芳雲之篁結氤氳兮成堂百草焚而易盡兮孰
與玩遺芳曰美人之好脩兮辟氛后而清涼豈大東之無所兮
若稽首乎西皇虛中以象道兮體員以用方又烏知吾之所兮
為西為東 叶當

芝蘭室志

芝瑞草也非薰草孔子善人之論取以配蘭而言香何也蓋蘭
有三秀如之者目曰芝蘭芝蘭非非物也之作蘭花則象山陸
氏志故孔子以芝蘭對鮑為言晉人以芝蘭對玉樹言傳曰仲
尼蘭鮑荀卿蓬麻亦獨以蘭言也朱子蘭辯曰古之所謂香花
葉皆香燥濕無變今之所謂蘭花雖僅香葉乃無氣質又脆弱
豈古君子之可刈而佩者乎為之喟然曰古之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得也古之香斯可已古之香草亦不可見則草木亦有隨時而變者乎離騷子悲於芳草豈可富辭乎嗟未已而馬生者去偽以芝蘭命室來謁記庸詎知其實之芝蘭皆孔子之所稱者乎抑朱子之所謂不可為君子之佩者乎生愀然變色曰離騷子悲芳草之變者傷亂世之君子某之名芝蘭之室者其與無世之君子居也盛世君子某幸首得見其人其人者天下士也次得見其人其人者一國士也又次得見其人者一鄉士也十年不得見先生而今日見之非某之所謂之世芝蘭也世芝蘭乎不幸有變者雖當吾門而必鋤況入吾室乎其不變者雖在野而必來況在吾室乎予聞其言而躋之為之歌曰芝蘭在野兮不以野而自傷芝蘭在室兮不以室而自慶計世服艾以盈腰兮羌獨佩蘭以為常寫操兮歌吾商芳菲兮 弘章

菘齋志

桐廬章木氏客處錢唐委巷中得一室陋而且隘自題曰菘齋既得待制社公本書其題又移書雲間請予志予復以裨官之說竇士有三百壘為何神所請者子何樂以其請者自居乎章木曰士不可以一日而忘菘味人味乎鸞脯鳳腊者有而未有知菘味者十二日而不知菘味其道殆已予又復之曰菘又從韭青齊奴作韭菘其味取天下至殺帳下奴之漏其術者子之菘亦有是乎章木曰此吾同名而異味者青州奴烏知菘味哉使知菘味金谷不墟二十四友不禽也予聽其言遂為論次日漢孺生眼空天下士謂荀彧差可語餘皆酒壘飯囊耳世以生民脂膏養天下之酒壘飯囊民亦不幸甚哉守道息食于菘齋而出而可天下生民飽食而廣居也子之壘其得自狹而人得

而過陋哉隸之辭曰壘之室子儒之宮一室之隘兮天下之容
吾何隘乎兮壘而志乎高臺大墉壘之藂兮士之茹一茹之苦
兮天下之腴吾何醜夫藂而志乎龍肝鳳脯

漱芳齋志

雲間呂生恂名其新闢書室曰漱芳取陸士衡語也而有請於
余曰吳俗嗜好尚權利次貨殖婦女狗馬及方伎服食之秘也
恂賴大人廕雅知有義方又賴先生教顓習在六藝時時能伸
筆引舌漱其餘芳足以自腴蓋不知俗有權利貨殖婦女狗馬
服食之秘之嗜已願先生有以志諸室以儆予入吳雅有喜呂
氏父之善教其子也又喜生之嗜好異於庸衆人而善承其教
也而芳則難言也何也芳者大道之英至治之馨也世之泰其
芳在天下世之否其勞在六藝天下之得之者少矣離騷子嘗

思得之曰芳菲芳而彌章至於悼時不得則曰哀衆芳之蕪穢
其所以自坦於萬三千言者則亦徒得諸齒吻之膏觚櫝之馥
而已耳其能沾溉全楚之國哉然其芳不溉全楚而溉于天下
後世也遠矣故得其芳者嚼然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焉可也
嗜騷之芳且亦况聖人六藝之芳乎陸氏子服膺儒術者著文
三百篇蓋亦有志於芳矣而實未嘗得之使其得也其能去舊
鄉奸新國甘即戎服敗河橋以遺華亭老鶴不勝之然我方今
聖天子思至治之馨馨表章六籍以取士士有不在六藝科者不
得奸時以進生於六藝能漱其芳之所獨得異於陸氏子也而
又遭逢盛時以大科進焉則其芳也肯為離騷乎離騷不為也
又肯為陸氏子乎生勉之父師之望生生之自期以奮父師望
者不在是乎勿徒曰漱芳者自腴而已也異俗之嗜而已也至

正九年夏五月十日

蠢蟲物志

雲間李彬家有園池池上有臥石一具狀類恠人題其顏曰蠢蟲物彬嘗觴之所醉踞蠢蟲物曰尔蠢蟲烏知不有蠢蟲如尔者乎彬曰尔不蠢蟲吾蠢蟲物還有說乎余曰石氣之核也恠而以為用也貢於禹隕而以為警言也書於春秋曰嘉曰肺以為乎疲而達枉也設於周官鼓也聲於桐魚鏡也鑑于月林劍也利于昆吾馮也醒酒於平泉之墅鍊也或至於補天焦也或至於縮海及其幻而不常也至羊立而人言物之靈若是而謂之蠢蟲可乎今夫具陰陽五行之秀命之曰人與天地參而有冥頑弗靈非人類者詩曰蠢爾蠻荆書曰蠢茲有苗以其冥頑匪人類不可以王化率故詩人古史皆以蠢蟲加之吁蠢蟲有不蠢蟲而不蠢蟲者蠢也抑又

有說人之逞知覺舞聰明蠢號曰通人曰知士曰巧官及其窮也通覆不如塞智覆不如愚而大巧覆不如大拙也雖欲為蠢物不能然則彼謂不物於蠢蟲而謂茲物於蠢蟲者孰愈孰劣我君病夫不蠢蟲者之弗蠢蟲物若也故以之號而警之乎不然蠢蟲物不蠢蟲也

濯纓亭志

有三客者會於雪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誦詩以白所志一客歌曰桃花一實三千歲不識人間漢秦世溪上漁郎何處來溪水東流復西逝一客歌曰荷為衣兮葉為裳飲沆瀣兮餐朝陽山蒼蒼兮水泱泱懷美人兮天一方一客詞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之主臯夔臣箕之顛兮頴之濱飲牛豈弃巢由民又歌曰鑿則圓兮柄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一弛張龍

仲夔屈安厥常歌闕以質於濯纓主人主人曰一客之辭逃世之士所志也二客之辭喪居之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所為也如用之吾從三也歟三客者退錄其辭者鐵崖道人會稽楊維禎主人者為中臺中丞公吳鐸也

癡齋志

余嘗疑顧愷之稱三絕而癡當其一癡者不慧之名也使愷之果癡尚能以才絕畫絕命世耶不知其癡句點所寄也桓溫謂其癡點各半吁愷之之點果可以無患求之耶晉士大夫往往用癡養慧如王述王堪之流是也老子固嘗論辨與巧矣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此晉人用癡道也錢唐盛生脩齡自蚤年得癡名於人因此自命吾不生之癡果出於無慧耶抑愷之寄之也生嘗從余游精悍堅確日讀書數千言嘿誦如流夜課詞章

若干首不以知寒劇暑少廢其吐言揚才若雷奮河決土墳而草木發也連試有司輒不利赴二十名辟為掌櫃吏志又不信則復理詞章試有司遂售其資其才與志若此而人以無慧之名名之生又以自命其果當乎雖然世貴曲通而生獨尚直世貴狎和而生獨尚介世貴巧辨偽容而生獨樸與誠也則有類于癡而已矣抑豈知生之癡去俗為甚反而去道為甚近世務諧俗而不務道合者不少也又烏知其癡之果為癡乎不癡乎今之人有聰明自任迺至盲妄擿埴顛隕於汙壑陷窞招之而不反呼之而不覺終其身有形植物累之憂者則其為癡也孰大焉生偕計上京師將有為政之日其毋改乎類乎癡而未嘗癡者則其不為聰明不癡而未始不癡者的矣

西齋志有詩

有二客持吳興趙公子西齋卷來見會稽鐵崖道人志一客辨
曰首陽之西有孤竹二子者居焉清風足以師表百世此吾公
子所以取號于西也一客辨曰伏羲之西有小桃源者在焉其
地如洞天邈不與世接此吾公子所以取號於西也道人莞爾
而笑曰孤竹之子餓終首陽未適乎中庸道也極源之在人間
世有方外荒唐不經之說也公子雖習隱而好高豈果至是哉
吾知公子者公子素負奇氣有遠大之量思得明王以輔翼之
而不果也遂宿其志於西吾相其夕陽下春新月在庚閭闔從
允至公子與客鼓琴亭之上歌商聲若出金石無與和者而有
懷夫西方之美人曾不知首陽有餓隱之高而伏羲有僂都之
勝也二客於公子何求西之野哉二客者失容逡巡而返道人
復為之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善言於西者乞書諸室

為誌而歌則吾將彼之秋聲去歌曰

物生於東成於西兮有信有屈物不齊兮彼向而笑慎為迷
兮惟古有道物不羣兮大東之西孰我賓兮我所思兮西方
之美人兮

木齋志有詩

吳下殷生奎天質古茂一言一動醇乎其無偽者也人以木歸
之生遂以木名齋今禮部尚書泰不花公受其為人為書齋額
求余言誌諸室世之置椎魯不聰者類曰木鄙為棄材亡所於
用必多夫不木者曰便曰給曰機曰詖不知便給者蒙不仁之
具而機警啓薄行之階也孔子嘗論木矣必與剛毅者同稱曰
近仁仁固可以木得之而不可以椎魯不聰棄之也夫大味不
和大質不雕大樸不散其惟木也乎仁者至樸而亡偽之物也

故論仁惟木為近孔子之言豈欺我哉嘻木為聖人所器而論者棄之天下之能仁者寡矣抑論者之所棄則有矣士之為大有似焉而實非漢稱長者木之近仁者也惟勃近之而陽朴售至奸如周仁之流則大似而大非其為不仁也甚矣今聖人以深人洽萬生使民刻偽還朴表民者類求長者吏若生之木固又今聖人之所器而又加以以聖賢之學使言仁者歸生其不應表民之求乎吾聞生之王大父大父累世忠樸如生所種殆出於一家風氣之厚也殷氏四世而未昌其當昌在生無疑者故吾叙而期之而又為賦詩極木之所詣以率能詩者繼之詩曰

七日混沌離 穿鑿爭七竅 碩果一失仁 百體俱弗肖
巧詐日橫生 售朴至深溺 聖人憂世心 世變若原燎

安得全木資 與世作津橋 齋取名木 衆巧不同調
回愚與參魯 入室得道要 豈是交稿人 滅心比滅燭
君看記瀟鷄 人方詆不鷄

雪窠志

雪一也而苦樂之情異焉何也清也寒也者不知其清今者不知其寒此苦樂之情之辨也上古未有室廬則民有巢而居者至陶唐氏之世尚有巢父之流以樹為窟與羽族同栖者吾想其巢當霰雪之集與木稼同冰是有雪之寒無雪之清者也後世乃有借光於竇者謂之雪窗致爽於高者謂之雪樓而又有假屋於巢假巢於雪者謂之雪窠是有雪之清無雪之寒者也吾所謂雪窠者崑之洪用氏治其棲客之室於雪鷗堂之陰者是也用居高門縣簿者幾世矣而無華靡之習炎赫之勢堂

號取於雪鷓蓋富而能清者也其名屋於巢名巢於雪固宜雖
然居其清於主與客接物之潔也處巢於窮陰凝寒之際一念
之擴水吾衣以及人之卒歲無以也食吾食以及人之朝夕弗
謀也此又及物之仁之義也予屢辱用觴於巢人固尚其潔已
擴而為仁為義者或懼弗及焉故因其請記而為之言且使賦
雪巢者不徒思於古之巢寒者也

歲六窩志

雲間錢子雲氏博學工文章才可用世而世不用也今老矣黃
冠野服脫落世累飄飄然有神仙致退而築一窩于鴛泊之上
狀蓬蓬乎浮游于溘若龜然於是命之曰歲六求予一言以為
志予謂歲六本坡翁語坡以失言歲六子雲何失之可言哉嘻
歲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而况歲六於一

甲乎見者不廟而刻則鑽杖而扣之矣是欲遁而不得其道者
也是故珠假歲於蚌而蚌折玉假歲於璞而璞剖又况假歲於
身者乎此甲之靈於人而不靈於己者驗也子雲學道者吾請
與子言歲曜靈晝而忽夜日之歲虛晷望而倏眺月之歲萬物
闐於春養於夏成於秋而閉於冬是天地之大歲也天地之歲
必有道焉放於六合而無外卷於一密而無內是大道之至歲
也子雲學道而欲效矣者歲其六也不既愚且勞乎子雲作而
謝曰吾不敏吾將從子游以闢夫大道之歲也歲道何如曰歲
于一故曰歲于一萬事畢

俞同知軍功志

杭自宋行都來歸版籍後生齒日愈繁無兵革灾者幾三百年
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庚辰強寇至自昱關紅巾赭服僭竊王

號蹂躪我城池劫斂我府庫鈔掠我子女上抗天討其悖甚矣
越王辰肅政使李蘭公親按重兵會行垣大臣戮力剪賊時俞
侯亢以仁和縣尉承公命合哈心元帥部伍破賊於吳山癸巳
伏兵六部橋捷獲兇頑若干人掩殺其部士者過半奪馬驟旗
鼓器械莫勝筭甲午進兵壽安坊賊潰走追襲至明慶僧寺蓋
焚其窟落李公壯侯智勇視他賞賞獨有功乙未沿井亭出衆
安橋交賊鋒者三生禽渠魁一人及從黨若干人丙申追殺過
北關復吾倉廩府庫之狼藉者若干所又生禽其掌記者二人
獲所劫宣勅劄憑及偽命妖經之屬燒毀行寨拘截輜重賊盡
北奔而杭城始復庚子復領哈必赤義兵西赴餘杭勦捕其殘
孽八月辛丑朔遇賊西門交戰獲首賊某都帥某妖師某總統
某賊大敗捷書至憲府憲府論功授賞遂擬侯為杭州路同知

府事閭民市夫咸手熏爐拜侯之勞之德士之業文筆者述為
歌章以頌侯德之美開元道士徐以正又歷疏其始末來求文
以誌于石予惟絳杞怕頭此神禹氏之軍容也夫何小醜敢僭
其儀漢賊黃巾解晉賊絳帽時非不憑陵州郡煽行妖孽以冒
奸天器皆亡不旋踵而皇甫嵩華宏之徒資為大功春爾獠蠻
復逞左道以速鼎鑊俞侯之功又豈下於華宏皇甫嵩之徒歟
宜其十有旬日位躋四品而人不以為過也自是侯將右肅政
府為國家始終殄賊獻戎功於 明天子天子將獲功賜秩見
肅政府之善人用而侯為 國家一時人才之盛也豈非杭人
之望乎侯尚以予言勉之侯名元字長卿世為錢唐人是歲十
月初言誌

王鎮撫軍功志

鎮撫官古之軍正司律令軍中得其人則都督之在上體要而功逸部落之在下分立而情通不得人反是至正癸巳春

皇帝命江浙行省平章定定沿大江以東調諸道兵討紅巾賊命至哀兵大閱謂都鎮譚汝楫曰師行千里草木不靜所過郡縣士卒將有勵吾民者君為我選公勤廉威者治士卒勿譁汝楫曰唯唯乃舉前大府監器備庫使王君顯祖自代平章視其半儀卓犖論裁殊庸人即版授都鎮撫首陳民情次兵機地里要害已而下令申約束士卒潛相戒曰軍中今有王鎮撫剛毅人也吾輩毋譁譁者死律一張民用大協是夏分率戎麾抵池以便宜決事率先諸將與賊相還暝轅建德剋自面渡鏖木田罔掀湖口撤彭澤行趾盤陽城斬偽元帥者二磔賊將者二十有五從賊無筭獲其廬帳輜重器械稱是明年餘賊復寇東流

君進謂平章曰東流糧道絕之危必如爭平章躡之遂引兵東下標饒之石門拮東流大小三十餘戰深謀密計用之無遺筭而一時卒咸樂為之用用能屢建奇功民之奔命歸明者以萬計吾所謂官用得其人則居上者體要而功逸為下者分立而情通非歟省憲論功聞于朝士民被恩歌于道大夫士又作為歌詩以美之軍中之通歌謠者從而和焉此豈陽浮慕者哉然而大功未褒勞君不以為枉致身為兩事君不以為難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君子達此者歟其徒葉一元以余為文章家司公論於當代且視信於後持其狀采求言於是乎言至正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志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二

碑

兩浙監使司同知木八刺沙侯善政碑

會稽鐵厓楊維禎庶夫著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杭之監檢校官劉某將監商嚴峻等來見
余東門次舍請文以記使司同知木八刺沙侯之善政余驚疑
曰當朱髮氏寇亂之餘而監漕官有政可紀非官之祥也歟余
嘗官於海濱矣見歲之分漕官挾悍吏二儻仗一校卒數十至
分所必先震刑威而以售沓墨於其後下視亭民吏如圈置鬼
狼殘隼虐無毫毛隱痛其啖噬滿然後民吏始得垂展手足官
給工楮大亭與亭吏必搏捐過其半謹而儲之以俟分漕為故
常若輪公租奉公養者吁民其有不病乎朝廷憫之為減額數

三之一署監漕者皆輟以亭憲老臣及州郡之良二千石今沙侯之同知兩浙監漕事其應是選歟峻曰自侯下車即攬轡慨然有激揚志分漕嘉禾先問亭黎老貧艱孤苦聽以狀聞取其損數與大亭垂除之豪民故犯推與吏作奸市鈞逮富人及仇家不論情實侯一理已犯弊立革桀吏舞文敗吾法誅其尤而餘皆有微任指使者皆恂恂然謹行於冥恒若侯視聽之及亭工楮毫釐皆到民無異時搏捐民咸抃手叫嗷以為非工楮之惠沙使君之惠也故在嘉禾未嘗一筆及亭之民服力歲課不啻如子職比還司而漕使長且驅馳兵事亭之商散轉漕之利幾格侯於此時兼伯長之政招徠客商不減平昔先是倉史與網兵相為奸雜監以偽惡侯申令禁止又其所蔽監悉多累年不發較常數虧十之三四侯驗問人所給數俾新間故以與之

且不使強有力者越先後次不數月商船狎至流運不絕足課於常數以充軍國之需於此是侯之才有大過人者無負國家選用之科矣吾聞君子論祥以政不以物商人談侯之善政如此亭家被其澤者可知已非吾所謂官之祥也歟是宜書其蒞官行事刻諸真石永示後軌侯西夏人字某平章某公之孫也

記銘曰

惟海殖利	利民利邦	謹政厥筴	懼民有創	法苛亭困
法慢困商	官不理法	墨敗我常	爰選才德	以量漕綱
惟我沙侯	良二千石	下車求言	民我休戚	指使循良
扶去蠹蟹	刑罰不乖	尔亭我力	關石不頗	尔商我役
惟侯治法	廉厚秉心	其履恒恒	其德惜惜	展我謳歌
易尔呻吟	昭然冰鏡	溉若旱霖	轉運大利	出納弗僭

君子論祥 以政以德 矧丁寇亂 官失守職 我侯守官
乃建成績 蓋踐公輔 以復王國 我作銘詩 昭示政則

長興知州韓侯去思碑

吳之長興范元禮致其州父兄之言曰州之良二千石為韓侯
侯起身濮陽同知州事歷汝同知州事得民譽甚四命為今職
長興吳壯邑也其地邊具區農艱食其土俗浮游好盤遊大家
喜氣勢多訐爭素號難理雖老財營者病弗違惟侯之來也本
之以仁明決之以剛而行之以直也盡刮去舊時積蠹詬罵為
令筆焉為畫一出予奪是非之公長貳或以各意爭予攸侯既
以正持大綱其中雖上下有矛盾其不順而治者寡矣民始有
弗便安其為者形諸誹傷 連未幾則咸識其意樂其利而
歌其休也邑役素不均由資產弗辨也侯下令產漏資匿者許

若十日自陳即不陳許人檢沒焉不三月得列簿帳後無不平
曩貧兒視戒石勒因去之侯至作新石益大書其詞且名其紀
今書曰不欺天云由是大家悉無敢奸以私者白烏鄉者悖弟
周福斫死其兄而誣訴於他日者侯得其情出他冤反厥坐下
箬寺僧某為仇人誣奸狀中傷吏右仇相為根株僧某下獄室
幾死侯辯其衣物差牙即伸其枉民情大悅服其明決類此侯
奉太夫人且八十矣太夫人教侯仁且賢侯朝出視民事歸必
告其母事當理喜而飲即否不飲食且愠見於色故侯政之休
者多出母教也侯視事朞月繇賦平奸慝屏流離還關市通壑
闢廣而庠序之教興矣民謹然誦之為良二千石往者未嘗有
也今秩滿去吾民有什百為轡相與涕泣遮馬首于東門不聽
去者願子體民意界之以文刻諸州亭之石不惟使民懷德不

忘庶繼侯來者亦有所述也子客吳興者二年論侯之政与州父兄言不誣故為之序而且繫之詞侯名約字彥禮博齋其自號真定人其家世勛望有家乘在茲不復詳也長興雖湖州之支邑曰吳長城悍若易闢義亦易興惟民師師慎簡其其人伊何曰劉且仁侯來自西維父維師且視其民夕奉母慈母訓爾聽子民爾政俾爾民康寧俾爾無爾病惟牧保民若保赤子我哺我衣惟恐子駭汝疇汝闕汝蠹汝職勿奪汝時矧迫汝役汝有痛生我其恤之汝有在罰我其出之政用大和臬用不辜若早得澍若渴得甦侯今去我誰與活我迫我冤我誰復拔我惟湖有石其石漸漸刻侯去德後來具瞻

富陽縣尹曹侯惠政碑

皇帝踐祚既久念海內外土地之廣生齒之繁仁義禮樂之澤有所未周乃召丞相議政化之得失繫於郡縣之寄由是簡牧伯以惠黔愚多用儒術為理仁厚循良之吏往往得以行其蘊抱而窮山異谷之民皆沐其惠休若富陽之有曹侯亦其一也前守有不期月而去者侯獨留五年而民惜其去去之日邑士民馮其等來謁余錢唐乞文以紀侯之惠續馮之言曰富陽杭支邑當東南要衝枕山帶江無沃土美植以當大府之需故民勞而貧俗訐而澆侯下車首以敦本厚俗為先務屬孔子廟壞乃捐圭田之入率士籍之優饒者以速立為事廟既成又為之聘名師招俊民而教養之不數月弦歌禮讓之風達於郊鄙繼新三皇氏之宮社稷之祀壇壝皆煥然可觀下至郵驛河梁百廢具興而民未嘗以勞告巡行畎畝躬說耒田畊深條柔而民無失時惰事之罰阡陌既闢民食其土而庭無盜賊獄訟之聲

良由賦役均一而徵科弗亂吏無並緣之奸而民始知以有生
為樂也歲六月不雨禾將槁死侯走祈山川甘雨隨注馬山有
虎白晝傷居人侯投檄山靈虎尋跡若受告詔而去者侯之感
於鬼神禽獸有如此者公退輒閉戶讀書或行山水間時為歌
詩以紓其清曠超越之懷其自治有如此者其是政也明而決
其下士也恭而禮其馭吏卒也嚴以恕蓋侯以無人之質以丞
其家學有尚書誰一郡侯運使通議公為之祖州伯奉議公以
為父其忠君惠民之教耳熟而心飫之故其設施章章如是前
倅湘潭錄嘉興既去而民思之今見於富陽者吾民之思蓋過
之予聞儒之為德和平而靖深寬簡而粹密故發之於事業多
惠愛子諒非徒長裾闊帶以取侮於庸妄者為也若曹侯者其
亦古之循良吏也歟誠無負吾君與吾相界予之重矣曹侯往

焉日躋顯庸展其文以施天下益信夫儒者之有為非世之
吏所能董行也余也蚤以儒術食君之祿而老與時違聞曹侯
之風未嘗不發愧焉故重馮之請而樂書之侯名忠字惟良燕
人云

於潛縣張侯禦寇碑

有虎眉叟數人來自於潛山谷間借其邑大姓曰章和徐瑀等
若干人言其縣令張公傑之為保鄣有狀至元乙未夏五月賊
起安吾東抵縣外境謀縣署所宅之縣以兵守者先遣初侯慮
賊以義結民為伍乘法民無窮富老穉皆樂受命脩門墜理器
械立旗色號凡若干伍侯以主帥自命矣于民田令今日與民
共死生吾死若輩偷生令以五乘法殺若輩吾偷生若輩亦以
五乘法殺令即夜統眾二千人跡賊所徑搗賊虛殺其魁一人

從十人賊望風崩潰越明年春正月賊又自微突登嶺陷昌化昌化去縣治僅三十里所居民皆荷檐謀徒侯舖牛酒呼民後以五乘法矢如初賊素聞侯名且有兵畧皆迂去寇他邑旬縣訖按堵如故仍調鄉夫守禦四門晝理縣事夜巡縣境以為常民之倚侯蓋桂石矣夏四月澍雨窮晨夕不止凡十日二麥垂稔而腐且過半侯疏詣岳祠痛自責者三而天大霽民之倚侯又神明矣他如分振窮敬教勸學殮老疾宥孤寡此又收人心以助皆可書者吁若張侯者非今之保鄆臣哉侯丞楊子縣有治聲邑民為樹碑著善績令尹吾於潛捍災禦患力政益過之潛父兄亦將樹石西門以為吾人紀去之思聞吾子文足以傳後自有以第而登諸石予嘗以紅寇滋熾往往易吾官軍官軍覆不敵者以主兵者無能主兵無能以五乘法之法七也誠便小

而長千夫大而統六師者能守古伍乘法如張侯者吾未信兵不利寇不殄也吁秣陵之潰武丘之潰視主將如冷人非惟棄甲而去或有倒戈而仇者誠誰咎我吾宜有述以諷主兵之不如張侯者屢有瘳乎余未識侯跡其治行若是不啻如心交其人也於是乎書侯名傑字漢臣濟南濱之世家去至正十六年春正月七日記

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碑

海漕古未有也古者天子中千里而都公侯中百里為都天子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百里公侯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十里禹貢兩載入渭亂河乃節級轉輸之次其輸止於方貢之物蓋畏時兵未有餉仕未有廩何有於漕運哉春秋時國各有兵事則始講求其法亦不過師行之餉國都之漕猶未講也秦罷侯

置郡今天下飛芻輓粟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漕之為役始勞而汎海之漕亦未講也國家定都於燕控制萬里外軍國百司之調度皆仰給於江之南漢仰漕山東唐仰曹江淮皆無道里遠絕之阻也今京師去江南相望水陸數千里而軍國百司之調度款朝夕俟億如取諸左右吁使無良法以致之則民勞國弊又可勝言也哉此江南海道漕運之法開實天運之所啓也迺至元十有二年天兵下江南丞相白顏公悉收庫藏圖籍上之京師屬將朱清張瑄自崇明徑海達於燕而海道實開於此繇是東南入餉者浮海大船絕海而行發陵倉踰成山懸萊洋入界河抵直沽以漕灌於天庾海若受職祥風送順龍驤北指僅旬日程耳茲非曠古以來所未有之大利捷便乎故曰漕運之開天運之啓也越裳氏謂海無烈風意中國之

有聖人也證之于今不信已乎初漕之署開三府于平江置萬夫長六員僚屬若干人虎符金節兼點軍旅秩數視他萬夫長府弗得儷其華且重焉大德癸卯併府歸一長貳及幕僚凡九員隸屬凡八所糧餉歲增至三百餘萬每起漕必行中書官親臨督調吁漕運之功大則漕府之職隆勢使然也至正丁亥夏萬戶買木丁公來顏府治痺陋土木弗之無以副朝廷設司授職之重迺謀諸僚友副萬戶鄭公洎定僧公協乃心力各出俸金以率僚屬助以營運子本之贏明年九月某日始獲徹弊而新規制視昔益宏而壯閱三月某日告及幕元僚孫君來謁記且謂自朔府來七十有餘年未有名言垂諸金石惟子其言之予既為推言海漕之關於天而又有名於人者天既塔之人克佐之斯萬世萬全利也不然萬一魚龍之國阻為巢穴天有

不可恃君子之所慮者亦遠矣居是司者知天人交應之道則知其責愈不薄也已可不勉哉買木公字永錫西夏人起身宿衛連佐省臺有風節今以資善大夫為府之監鄭公用和字彥禮三衢人定僧字平叔談儀人皆以近侍輟居漕選經孫震知事鄧繪照磨衛權董役者千戶楊元正府吏湯文脩馮謙章復也銘詩曰

朔方聖人啓中天 天府之國宅幽燕 帝車迴旋統幅員
南海北海無中邊 海陵饌饗主領顛 龍驤萬斛誰開先
神人手執鯨鯢鞭 朝發扶桑暮咸淵 清明風生五兩縣
不周風起人南還 砲雲不作颺不顛 神燈在天大珠圓
帝曰開府具區壘 出堂入省居才賢 將軍來自西于闐
高門大屋重翬騫 十風五雨熟大田 天倉如泉積陳身

武夫翼艘挾飛仙 天人交贊利萬全 漕臣奏功 帝曰然
困星煌煌千萬年 全正八年十二月某日譔

大中祥符禪寺重興碑

秀郡岸西介有古伽藍曰大中祥符主僧曰曇師持寺之重興狀來謁於岸次曰寺之棟宇象設其來久矣廢興紀錄敢以請子之名能文庶後有攷且以壽吾教按狀初於東晉興寧間哀帝詔剡山法師潛講般若禁中師還山道由攜李舍于安撫大卿魏公某知其有道行遂舍地為寶坊延之至梁普通盛行水陸法事故稱水陸院廢于唐之會昌大中天子復天下寺院寺德故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群疏于朝作衙前崇奉所至今寺之坊字曰華封去獲賜城西蕩田若干畝元豐間有市民魯性忠者烈地五文克寺之河歲令祝聖放生者是也建炎寺

燬紹興乙卯主僧法瑜募有力者建佛殿山門兩廡及五鳳樓
縣鍾有虞度經有歲沙門先者繼成無量壽佛殿三聖等像二
十五年太守林衡奏改禪院乾道辛卯大府丘某奏賜華亭沒
官田九百畝籍入寺我朝王林琪公始領寺事又置新田若干
畝寺之養稍贍絕照光公來理法堂鑑湖澄公繼之適颶仆後
殿三聖像之存若有神獲者未及興復而寂梅屋常公至僦力
經理僅成明樓及歸雲寮至元戊寅江浙相府舉叢林碩德充
各寺法席而我曇師在選中碩寺頽圯狼籍如逆旅舍寢食違
安遂盡棄鉢資及募諸檀經營者十餘年始克鼎建後大彌陀
殿中嚴無量壽佛像左右十八應真仍翻理前殿左右廡裝靈
山會境方文寢室成就嚴邃下及庖庫園溜一一完美方之前
後廢興若此余惟寺之廢興以人不以時而人之興也不以土

木之績而以碩德高風也若肇基者之潛師與今曇師之復興
者是已然則碩德高風又豈在於禪哉水陸法事我吁象教化
濁世而後有水陸之其世可悼也佛法離而有禪禪益離而有
南北教可悼已吾恠今之言禪者不根祖始隱語以相蒙誕言
以相勝使其徒悵悵然捕聲索影訖無自而入大雄氏之道則
往往徂狂而失守吾喜曰雲師師身禪而心則儒嘗與吾論道
已以性善為法喜以敬尊愛親為上義以安貧居易為極樂以
作善降祥為因果以言師百代行師千種為不壞身殆有與吾
儒合者非禪門氏率其徒於悵悵然捕聲而索影者也柳子曰
吾於浮屠氏之言取其與吾儒合者吾於師亦云師周姓字竺
笏郡之儒家子嗣于淨慈之靈石芝禪師其銘曰

大道支 九流滌 西鹿興 華軌踏 禪亦奇 道益恆

各戶牖 示鈍捷 盪真桂 執忘涉 一既離 萬昌攝
秀之西 宮業 般若宗 登載牒 改禪奧 訂異謀
惟曇師 我道協 南之車 渤之檝 推離宗 返伽葉
咨後人 廣白業 我立言 應萬劫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碑

吳興玄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為郡官寮祝釐禱雨陽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玄風觀也唐神龍改龍興天寶改開元宋初改元通大中祥符改天慶我朝改今名崇建聖殿以居 昊天玉皇之帝至正六年殿災主觀師聞人得人攬其敗銳斷變不無愴然者迺與其徒施道清壹迺心力勇發弘願既各竭已資且募檀施得里之大家葉德榮劉道坦等又久捐若干緡錢於是首建聖殿經始於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肥

楹傑棟翬飛岳峙繚以朱闌覆以重欄規制雄大氣象森寒凡幕帝供張之具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視昔有加若天上良常化出人世川祗地媪咸大懽喜奴隸婦女瞻仰贊歎誠足以修廟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與共落之擢程在野歌舞在涂休氣布濩無有災害人康物阜薰為大和則又相與伐石以紀其成知觀事者錢道元介萬戶教化公來謁記予悼吾儒之教岐而為老釋釋氏以滅絕倫理示人以險絕之機而生生之造幾熄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聖人憂患之作也老氏者其無憂患乎閔文法之煩稱也機譎之互角也百疾俱作萬恠橫生晝冥宵光夏霜冬雷罔不繆盭故其立教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有本返治古於容城氏時田不侵畔漁不爭隈訖嬰兒於巢上棲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躐而不知為之

者此老氏百也宗其教者又隆以 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
與時王等而王法無所於禁亦以廣好生之仁克玄點之化也
得為其徒者將推其教以極衰世之苦則祖師之望又豈直祝
釐以壽皇圖宮闕增墀之崇又豈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觀而已
哉方今 聖天子追治道於黃唐之上好生之德與天同流瘳
痍煦殘以恬以熙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老死而不知 帝
力之加於我者老氏之教可以因之而廣矣既敘其事復為銘
詩曰

神鰲載弁浮青紅 水晶宮闕神人宮 金鋪雕礎固且崇
參差珠閣當天中 仰瞻倍展天人容 天威只赤下地通
白雲之鄉帝棄龍 翩然大荒靈下降 彩烟綺霧陞九重
靈鶴萬舞來從東 五方之人叩吉凶 帝愍下土叩輒從

物不疵癘歲屢豐 十日一雨五日風 聖人體天上帝同
好生之德天同功 祝聖人壽生聰聰 控伺至德還古蒙
彌千萬年天無終

杭州龍翔宮重建碑

龍翔宮繇宋理皇潛邸改沂靖惠王府為之以奉感生帝山門
曰龍翔中門曰昭符殿曰正陽咸淳間又改命南真之館南斗
殿曰壽元土曜曰景緯鐘樓曰如應經樓曰近真之章殿殿曰
琅函寶箴凡宮門扁揭皆宸翰也撥賜免糧土田山蕩若干頃
淳祐六年賜元靜先生一菴胡公住持宮事不有粟道院在湖
西栖霞之北天台葉公台其分主之寶祐初又撥賜長洲崑山
縣田以贍不足承之者為古泉胡公我朝崇重玄教聖書護持
今公執以奉脩祀典不幸翔僧連陵轢教門改宮為寺公力於

匡復有詞于上獲歸土田者半殿宇不可復則有私貲置宋楊
和王府基在今城西北隅大德丁酉初造殿宇門廡倉庫以次
而卒田有三庄在任和平江湖州大德己亥公被旨授白麻命
給提點所印章公為一養猶子僊風道貌拔塵俗又以後丁申
之法呼兩退潮致宰官之敬故其成功速而有以光前往裕後
來也乙巳天師留國公主領宮事後有石田鄭公某松溪黃公
某馮蕩林公某相繼而出皆有功於教事者而林公又克寬展
隘途增廣聖殿創建道域於霞山元統癸酉天師太玄公選請
洞霄史公景仁提本宮事席未溫而隣燔延宮公前反曰右泉
已夢下於我矣我不興復天其馱之郡與副宮陳德安止座李
曰榮壺乃心力議土木事副宮朱慶申都監毛君錫監宮貝景
元為之佐而太玄公亦施金助工木費鉅是大殿法堂山間此

應制益窮而太廊廡庫庋道堂客館凡若干楹無不一一完美
三清聖像莊嚴雄偉父老瞻仰嘖嘖稱慶以為前此未有也公
又捐私貲建大方丈疊石為山鑿泉為沼蒔花種木鶴飛鹿走
恍若世外扁之曰小蓬山榦林陳公旅嘗為之記後至元丁丑
被旨玄真人住持同領本路諸宮觀公字元甫號玄圃美丰儀
其氣岸凝重時貴人皆屈膝禮之蓋有公輔之聖而左為山林
之主者也暮年舉太乙宮黃公崇大以自代遂告老公當戎馬
動輒之際扶植教門安於按堵亦可謂善守成者追念史公於
宮門有再遂功而廢興歲月未有紀遺監宮葉文誠備事狀顛
末未徵文既為約狀書之又繫以辭曰

二馬渡江一馬龍

東邸觀闕森開張

穆將祀余感生皇

渡以燁怒威靈印

十一景輝生寒葦

天人南下南斗傍

朝與龍飛幕龍翔 翠蓬三度黃塵揚 靈宮特立天中央
湖眉海眼東西望 地柱不傾天乳長 黃須仙伯古冠裳
龍腦寶箴聲琅琅 上清淨掃赤星輝 六龍在天天下昌
山君海孤紛來王 南極上壽日重光 碑畢

寶儉堂銘有序

寶儉堂者雲間呂輔之氏之祖室也或謂輔之去其祖之初家
不遠祖之初家由儉得之草衣蔬食汗尊坏飲之所為也故輔
之命堂以寶儉云楊子辯之曰不然也昔子華子嘗與晏子論
古昔聖人之儉不以堯之居土階舜之不用塗髹之器為儉也
而以儉在內不在外推其至極于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
薄而神化為滴節其所受而蓄其所以出然後神宇泰定而精

榦不搖此聖人之所以為儉而為聖人之室也然則輔之者傳
其先之儉也將以草衣蔬食汗尊坏飲之為乎抑將以聖人之
節所受出取蓄神宇泰定而精榦摧者之為乎輔之求聖人之
道者也將有擇於斯矣不然計口而食視入而去操贏而制餘
以度氏商賈子之所為之寶儉也則子華子之所斥矣輔之問
辯曰善哉先生之言吾儉也徵先生吾為夷貊之人烏得造聖
人之域也且請銘之曰

草衣蔬食儉之粗齋出節受儉之精齋我思古人居中以虛
五官既治萬物受奴是為大寶金玉弗如小夫之志不出里
間又何拔異乎計口而食操盈而制餘者乎

穀齋銘有序

子孟子之言穀致知力行是律令也射命中致知事志於穀力行

事也致知力行為兩輪車不得偏而廢也唐虞敬甫命其子之
淳脩業之室曰毅蓋以知行並進之功鞭之求銘於鄉先生楊
維禎為之銘曰

一拙失百巧廢知不可以不厲也百中滿一中闕力不可以
不竭也巧之精貫虱力之滿飲石豈惟飲石鸞弧落日於唐
生毅其率

裘生楊齋銘有序

古者衣制凡裘必有楊楊以抑裘之露而見乎美者也裘而無
楊與反衣狐白者等犬羊之裘不楊以其無文也則楊主有文
飾之事故曰君在則楊謂施於君所也吾門裘生某韜晦于一
室而以楊名齋毋乃不類歟蓋有志於事君之文者矣雖然楊
非徒表文也表敬也敬有二父也君也而體異也子於父以質

為敬故父母之所不楊臣於君以文為敬故君之所楊某人父
母俱蚤亡質之以為敬者痛無所於施而文之以為敬者將移
之於君焉耳抑又聞楊必象裘文裘狐白則楊以錦之素裘狐
青則楊以綃之方喻諸內也有大人之文則大人文楊之有細
人之文則細人文楊之由中達外各以象比不可誣也然則楊
也者其又由外以下內之徵歟君毋輕肆其楊也銘曰

錦而網非文之屏惟網而後文益炳裘而楊非文之的惟楊
而後文彌穡惟的日亡惟穡日章惟楊齋氏敬之勿忘

自然銘有序

雲間沈仲參氏名其燕處之室曰自然又以自然道人自號也
乞言於道達叟道達叟曰老聃談自然以理有至分物有至定
極甘莊生推之為道達小大任小大長短任長短而物無不得

其所其然者皆莫知其所以為自然也心無為者與化為體上知造物之無物下知有物物之自造也非此無以明自然故老莊祖自然使世之皆焚躁妄一安乎自適而詣乎定極此自然雖然知効一官德微一國者亦有自然故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於自然一也參由自然而得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其詣極如顏姑射之神人則可使戎之人脫出症癘而躋乎春臺含哺而怡鼓腹而嬉國忘乎忠烈家忘乎孝慈子之自然者至矣參曰吾方有志於是願從先生遊庶見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予無所事戎事為道運叟信其志為之銘曰

理無小大 物無長短 理與物付 物與我忘 推其極也
物不症癘 我不天殤 子不信者 謂吾言狂 子將信者
吾將與汝訪四子於顏之椒汾之陽也

莊子道遙篇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性見四子
顏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四子王見藍缺波衣許由

甕牖銘有序

隴西耕者李中其先宋三省幹之後中去其先之高門閭退築草堂松之七里涇為耕讀室室凡十楹葺戶繩樞北東西垣皆甕牖中每風起引東方明於甕次讀古先聖人遺書書已出理耕事日為常有過而哂者曰中弗光先廬而甘為甕牖繩樞之子歟中間而益喜遂自號繩樞子仍以甕牖命其室介其交錢鼎來見曰古者戶牖必有銘今辭弗古若不足以起倣幸先生有以銘予異其人曰繩樞子今之人而有古之道者歟士幸生華夏有宮室之後又幸生高門縣薄之家而遠返古初甕牖是居非悠然有得遺物而立於獨者不能一日安於自如惟其然故豨韋氏之園軒轅之圃有夏氏之宮湯武氏之室彼且能使

我忻忻然而足歟不也世之傾官室危臺榭直昧者蓬旅焉耳
豈徒逆旅府怨階既雖滅身覆族不寤豈不哀哉此甕牖之可
銘也銘曰

隴之耕兮草之堂雍之牖兮朝之陽暎之入兮煌煌月之燭
也陽院天之刑民兮峻宇雕牆天之牖民兮虛室之白泰宇
之光

心太平銘有序

予自壬辰兵興來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然今年以淞府長顧公
之招客予于府庠退處一室顏之曰心太平人恠之頌公是之
曰昔香山居士之詩自謂我是義皇代先從心太平居士嘗歷
險難身獲太平而心未獲平先生歷險難身不太平而心實平
為予謝之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因銘室曰

嗜割爭 絕揖讓 爾一身 天地長 心獨游 在義上

委順齋銘有序

杭之城東隅有鄭老人號虛原年八十餘時過予談諸子百氏
寂研極乎漆園氏之旨故其燕處室曰委順屢徵予文漆不能
不委而況於人乎又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吾人之委
順也敷其旨為銘曰

地不洛橘 天不逢蓮 順不吾委 違地違天 順一吾委

萬物自然

初齋銘為復初鄭茂木作

水初惟清 濁焉以撓 木作惟直 屈焉以拗 水復其初
其清可澄 木復其初 其直可繩 維榮易子 反求厥初
旁岐勿惑 下流勿居 上智下愚 天淵澄分 里欲之隔

不能以寸

止齋銘為至善王茂才作兩生皆俞參門士

忠以事君 孝以事父 朋友有信 長幼有序 各極其止
是曰至善 舉類以推 其則不遠 惟文中氏 明爾明德
爾脩必精 爾踐必力 書曰安止 詩曰敬止 繇敬而安
希聖在是

不心不佛銘有序

予嘗與師論心師曰儒以道言心又以人言心是二心也不如
吾釋氏言心以法吾曰汝祖言即心是佛又何有法師曰吾祖
又云非心非佛則心亦無有天台師不云乎任汝非心非佛我
只即心即佛吾曰天台尚與佛二我固曰任汝即佛我却心
不佛師因時起曰鍤冠長老於我祖具一隻眼遂命其禪所曰

不心不佛而俾予銘之銘曰

佛莫名 心莫名 與道冥 冥無名 我曷銘

近浮屠有以左道鼓世俗號天界某者士大夫安其志而不之
攻勢且稱緇相國師危坐至前元嘑某師在一人上者此不可
社其杖漸也不心不佛師疏於上必斥絕而後也故吾以師廣
長舌有回天之力奚止昔人推倒回頭趯翻不化者也

陸道士息踵齋銘

南華真經謂真人之息以踵取其息者深而細也深而細者必
從根極中出踵是也此古真人心齋郊也方伎之流習閉氣為
胎息者末矣圓覺經云息調心淨蓋亦得南華旨者茅山外史
弟子陸中氏以是名燕處之室鐵笛道人為之銘曰

氣導和 體引柔 心貞白 息靖幽 益焉春 凄焉秋

一喜一怒四時游 是曰真人流 惟踵之求

尚德齋銘為胡道士淨休子作

爾祖著經尊九流一德授受長春丘長春丘後為計籌杜南谷
計籌弟子今淨休玄牝有得天同游五千之言俱贅疣函關相
見西青牛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三